

<p>參賽類別</p>	<p>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</p>
<p>作品名稱</p>	<p>魚</p>
<p>人需要被關一陣子，才會明白這行為的不合理之處。 如果不是陽台塞滿了雜物，我可能會更快領悟到這點。 我不記得我這次被關進防火巷的陽台是甚麼原因，這無所謂，對於六十六歲的祖母而言，將六歲的孫女關在陽台無須理由。 我盯著地板上的磁磚、矮牆的磁磚、加蓋的厚木板、圍住陽台的鐵柵欄與擋住柵欄空隙的壓克力板。 上方被鐵皮遮蓋，我無須擔心這潮濕悶熱的城市翻臉下雨。 壓克力板是好看的寶綠色，霧面且半透明，消磨我一會兒時光。直到中午的悶熱實在難以忍受，我只好讓注意力離開這斑駁的綠色光影。 我望向旋鈕扣被鎖上馬賽克落地玻璃拉門，裡面是父母的房間。他們很忙碌，不常在家，我於是被託付給祖母。在我去幼稚園之前還有個同年齡的弟弟會來玩，現在則久久才見一次面。 透過模糊的玻璃，我看見飯桌的燈熄滅了，不見祖母身影。 「阿婆！我要尿尿！」悶熱的恐懼從肺底撕過心臟，穿過氣管爬出嘴巴，再過幾年我會學到人體的發聲部位在咽喉的聲帶。 沒有人回應。 街道對面眷村的波羅蜜樹上傳來惱人的蟬鳴，把嘶吼帶走的悶熱拿還給我。 上次我好像是哭到昏睡，被祖母拍醒帶出來。 這次我依然恐懼，卻沒有哭泣的心情。 看來沒辦法依靠昏睡度過接下來的時間了，我一邊感受加快的心跳，一邊嘆息。</p> <p>我倚靠雜物，踩踏並把玩物品，不知不覺爬上陽台的木板，等一下應該沒辦法回到磁磚地面。 寶石綠塑膠板把陽台捂得緊緊實實，防火巷外的景色只剩下輪廓。 似乎有車子停在防火巷，引擎聲從正下方擊中我，我的心跳得更快了。 當我拿起兄長的生日禮物，噪音倏忽消逝，取而代之的是交談聲。 聽不清談話內容，因為我的注意力完全在這個禮物上。它是春天時父母猶豫後才購買的顯微鏡，兄長操作沒幾次就丟在陽台，於是乎它成為了我的玩具。 我把之前玩的那種方式——把長方形的透明塑膠片放在黑色塑膠上，裝上電池開燈，調整圓圓的鏡子讓光反射到黑色塑膠的洞洞，打開上面的黑色塑膠桶子的蓋子讓光線照到牆壁上。 只可惜現在的陽台還挺亮的，看不太清楚圓圓的圖形。 我又換了幾個長方形塑膠片看，然後把燈關掉，收拾兄長的生日禮物恢復原狀，想著晚上被放出去吃過晚餐，要找機會問哥哥願不願意借我玩，他同意再拿到屋子裡。</p>	

陽光在不知不覺間變得柔和與金黃，我感受到渴與尿。

思索一下喝尿的可能性後我放棄了這個想法，我還不想又被打。

躡手躡腳地從木板爬回磁磚地板，辦到這項豐功偉業後我趴在拉門的玻璃上，用母語大聲呼喚祖母：

「阿婆！我愛尿尿！」「阿婆！我要上廁所！」

我望見飯廳的燈亮又熄滅，家裡大門被鎖上的聲音悄悄鑽入我耳洞。

她出門了啊？是要接哥哥嗎？

被玩具及光影帶走的懼怕在此時此刻被無力感抓住，面對我直奔而來。我坐在地板上感受著皮膚貼著磁磚，衣服濕透了，聊勝於無地阻擋磁磚帶來的冰冷。

有鹹鹹的水滑過臉頰，掉進嘴巴。

我還是哭了。

張大嘴控制哭聲，我以往的嘶吼只剩下氣音，眼睛好熱，臉好熱，鼻子塞住了，什麼都看不到了。

我希冀著祖母晚一點回來，至少等到我哭完並且看不出我哭過再回來，否則又要被關心、被數落、被責備。

思緒朦朧間，我莫名想起阿婆說過的話：「妳看，電線杆上的麻雀好可憐，下雨了都要淋雨，沒有家可以躲。」

平時她這麼說的時候，盯著我看，帶著我無法理解的情緒與目的。既然不知道她為何這麼說，我便無從回應，只是盯著她看，觀察著窗戶落在她臉上的光線與色彩。

偶而我會順著說：「對啊，好可憐。」即使我不明白可憐的意思。

「嗯。」我最常這樣回答。

有一次我順著我的感覺，坦率地表達我對麻雀的想法：「牠們跳來跳去好可愛。」

祖母沒有回答，只是失去興趣般移開盯著我的視線，看著麻雀發呆。

兄長回來了，注意到我不再屋內，轉開落地門的旋鈕扣，拉開陽台通往臥室的縫隙，我鑽了出去，奔向飯廳，跑到廁所尿尿。

尿騷味充斥著廁所然後被水沖走，我舒暢地走到飯廳裝水喝。

哥哥已經坐在電視機前，等待卡通節目，我跟著坐下，討要點心。

祖母用便當盒盛裝切好的蘋果與芭樂，兩個塑膠叉子插在上面，我們分食著。好吃。

晚上母親回來，我討著擁抱並告訴她兄長的生日禮物很好玩，今天下午都在玩那個。接著我啊了一聲對兄長道歉，因為我沒有經過他的同意拿了他的東西。

又過了幾天，我再次被關進陽台，這次我好像知道原因，是因為我跟兄長打架。

打架的原因早已無從考究，你總不能要求六歲和九歲的孩子說出事情的脈絡。

祖母把吵鬧的兄妹分開，並告訴我她聽完我們的各自表述後，我這個妹妹的過錯比哥

哥多了一點。

我靠著磁磚牆哭泣，然後央求兄長離開。

他覺得是他害我被關，我說服他是因為我不乖。

我不乖巧不聽話，也從未想過要聽話，用母語講：像個硬脖子的番人。

兄長最後還是離開了，我鬆了一口氣，斷斷續續哭到沒力氣後，天馬行空地亂想。從美麗的光影到我被悶死在陽台的可能性，思路是一連串的自我問答，最後的答案又問出了最初的疑問，就像父親放給我看的影片內容，說了所有，又什麼都沒說。

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

比起描述戰爭與大道理的動畫，我更喜歡這個什麼都講又什麼都沒講的故事。

或許未來我會知道原因。

斷斷續續被關陽台的日子持續到我八歲，那天我在思索著懲罰的意義。

祖母懲罰我的方式有打、罵、關，這三種對我來說都很難受，並且都沒有收穫。

和兄長打架可以活動身體，母親責備前會告訴我來龍去脈；但祖母的懲罰對我來說只是懲罰的行為本身，我不懂原因與結果。

我如果說我被打、被罵，可以消除祖母的怒火，那我被關呢？

眼不見為淨？可是終究要放我出來。

讓我反省？可是卻不教育我怎麼省思。

人需要被關一陣子，才會明白這行為有多不合理。

無從補救自己犯下的過錯，也無從學習正確的言行。

只是消耗著食物與水。

我是個隨心隨性的小孩，囚禁不會改變我的行為，只會讓我感到恐懼。

而當我從陽台被放出來之後，我依然做著自己想做的事。

把囚禁本身當作懲罰並不合理。

當我想出結論，並告訴祖母，我得到一頓打罵。

也是，六十八歲的她並不需要理由來處罰她八歲的孫女。

我十歲過後就沒有被關在陽台了。

這件事情是附帶於另一個發現。

我那時發現我在父母的臥室睡覺時，總會感到悲傷，並且在哭泣中沉睡。

接著我才發現，我已經不會被關在臥室外的陽台了。

後來家裡養了魚，美麗的孔雀魚。

深藍色的魚尾足夠我打發整著下午。
沒過幾年牠死了，我在後院找個地方埋牠。
然後不再養魚。

我的成績在國中逐漸好轉，在高中變得優秀，然後我報考了漁業科學系。
畢業後，我致力於海洋生態保育。

在成長過程中，我逐漸領悟到聰明與智慧的差別：聰明是鋒利的刀刃，而智慧能控制刀刃的方向。

我明白我擁有的是聰明而非智慧，於是我把自己磨成一把尖銳的劍，為保育機構所使用。

勸說漁民放棄殘忍的捕獵方式，他們有時會聆聽，我們有時被趕走。

我們拍了紀錄片，用優美的畫面引誘觀眾專注，再平靜地轉換畫面到漁港、漁市，讓觀者自行體會濫捕的殘忍，順帶提及海洋垃圾的危害。

三十歲左右的國小同學會總是充滿驚奇。

有的人的孩子已經步入青春期，有的人抱著娃兒來吃飯，有的人在選民意代表，有的人還是以打工度日；絕大多數的我們，成為庸庸碌碌的上班族，作為無數個齒輪的其中一員，維持著名為社會的船。

「妳的工作是什麼啊？」溫文儒雅的男士問我。

「海洋生態保育的講師。」我回答。

「好神奇的職業，平常都在做些什麼啊？」

我抿唇思考一下反問：「你覺得呢？」

他皺眉，用正經的聲音說：「教我們不要亂丟垃圾？」

語畢，我們兩個都笑了。

和他說話很舒服，我可以盡情談論那些可愛又嚇人的海洋生物，訴說牠們的生活習性甚至性格、文化，這種聽起來很奇幻的說法；他會適時發揮幽默感或說幾句雙關，又拿捏在不冒犯人的分寸上。

我們交換了聯絡方式，並約好下個周末的電影。

坐我隔壁的同事聽說後笑著虧我：「之前是哪位女士說要嫁給海洋的？」

「心靈嫁給海洋。」我試圖更正這句話：「軀體還是可以出嫁。」

同事揚起奇怪的笑容說：「我先為那可憐的男士難過三秒……時間到。」

我拋給她無奈的眼神，轉身繼續準備下周的永續漁業講座。

電影是目前最流行的浪漫愛情片，在我看來卻過於乏味，我寧可把學生時代最困難的

珊瑚礁生態梳理一遍。

中途沒撐住，還是睡著了。

當我醒來，身上蓋著一件西裝外套，而溫文儒雅的他專注地看著大螢幕。

好像演到劇情高潮，男女主角吻得難分難捨，攝影手法與音樂讓我感覺爛漫又純粹。

如果現在告訴我他們剛經歷了世界末日、生死離別之類的劇情，無論有多不合邏輯、不可思議，我都會相信。

這樣的情愛美得怵目驚心。

劇終後我們在座位上等待人潮少一些，我折好西裝外套給他。

「妳先拿著吧，待會兒離開百貨公司到停車場的路上會冷。」

我依言將外套抱在懷裡，開啟另一個話題：「剛剛的故事是在說什麼？我從女主角出國那開始睡著。」

他露出懊惱的表情道：「看來我片子選得不好，浪費妳的時間。」

「千萬別這麼說，其實還挺有意思的，只是前面鋪陳太久。」

至於這部片在我看來至多就是老調重彈，換湯不換藥，這些話就爛在肚子裡吧！

這位溫文儒雅的男士沒有拆穿我的語氣有多心虛，反而提議道：

「作為補償，我們下次去動物園怎麼樣？」

去動物園那天，我比平時早兩個鐘頭醒來漱洗。

畫上淡雅的妝容，穿上強調腰身的長裙，換上舒適的休閒鞋。

他到我租屋樓下接我，車上除了暖氣，還有加了鮮奶與奶泡的熱咖啡。

「看來這次我沒挑錯地點。」平時總是溫文儒雅的他，此時此刻展現出些許的自信與得意：「我們都很期待這次約會。」

「如果蜜月能在濕地，讓我久違地做觀察記錄就更棒了。」我因為暖活的環境感到放鬆，不小心把和閨密聊天的結論說出來。

他波瀾不驚地把話接下去：「是啊，一個月的鄉野生活感覺還不錯。」

「對了，今天午餐我訂好餐廳了！」我僵硬地轉移話題。

「麻煩妳了，我可以知道是什麼料理嗎？」

「叮叮叮叮叮——咖哩豬排飯！」我自備音效公布答案。

他淺淺地笑了，低聲問：「妳很喜歡吃咖哩嗎？」

「它是我祖母的拿手料理。」

我們交往了兩年就結婚了。稱不上太快或太慢，如果偏要分類的話是屬於交往時間比較短的那群。

我們的蜜月旅行安排在外島的漁村。

丈夫給我溫柔擁抱的隔天，為我準備早餐。

「我們不是放假嗎？」看著桌上的烤土司夾藍莓醬、馬克杯裡的拿鐵，我有些驚喜與心疼。驚喜是因為丈夫的細心，心疼是因為他在冬日早起的辛勞。

他給我一個親暱的擁吻，在我耳邊傾訴：「妳也應該享受一下假日。」

我紅著臉點頭，親一下丈夫的臉頰。

這個溫文儒雅的男士，真切地愛著我。

有了這份愛，我想未來無論遇到什麼挫折與困難，我都可以克服。

從他那裡得到的愛，足夠我度過餘生。

在蜜月期間，我們交換了無數擁抱、親吻還有愛語。

他彷彿無境的蔚藍大海、呼吸的空氣，包覆住我這隻魚，給予我生命。

「謝謝你。」我在他懷裡說：「無論是這個假日還是……一切。」

丈夫緩慢又深情地梳理著我的長髮，呢喃著：「我要謝謝妳，除了對我的信任還有……幸福。」

我們溫存片刻，他告訴我當地的村長總算同意紀錄片的拍攝。我高興地發出歡呼。

「人們何以如此殘忍？」我靠在丈夫肩上，為遭遇電死的魚哀悼。

他沒說話，沉默地抱住我的肩膀，讓我能夠倚著他的胸膛。

當晚，他提議我把注意力聚焦在溼地生態。至於漁業捕撈的議題，交給他就好。

我想反駁說這是我的工作，但看到他那近乎哀求的眼神，剩下的只有妥協。

回家路上，他問我不會覺得鳥兒對魚殘忍嗎？

「生存所需並不殘忍。」我說：「然而過度並且不必要地捕撈，比如說電魚，那就會殘忍。」

他沉吟片刻提起另一個層面的疑問：「那妳是怎麼看待海生館的？」

「人類錯誤且自以為是的教育。或者說，因應觀賞需求衍生的冷血商場。」

丈夫挑眉道：「我以為妳很喜歡去海生館、動物園之類的地方。」

「學生時代去得勤，後來就比較少去。」我說：「錯誤且自以為是的教育是我們最容易獲得的資源。」

當我們的兒女即將上學，丈夫被公司資遣。

原因是我們拍攝的紀錄片提及旗下工廠的汗水處理不當。

中年失業的他簽下自願役，從此十天半個月才能夠寒暄幾句。

我問他：「你不怨我嗎？」

「當然不會。公司資遣員工可以編造出各式各樣似是而非的理由，他們如果想留我的話會說這件事有益於公司發展。」丈夫親暱地捧起我的下巴，溫柔地凝視著我：「更何況……跟妳一起拍攝，對我而言意義深遠。」

他煞有介事道：「如果我們對自然的破壞是為了生存，那妳和妳的工作就是節制與慈悲的象徵。」

「那整個社會就是一隻鳥？」我笑著問他。

我們被自己的比喻逗樂，打從心底發出笑聲。

一雙兒女被我拉著送爸爸到巷子口。

「給我妳的袖扣吧！」他沒由來請求我扯下袖扣，我眨眨眼，沒有照做，而是把鑰匙上的「咖哩炸豬排蓋飯」吊飾取下，放在他手心。

願一切安好。

女兒的成績在職校好轉，在碩士時變得優異且出類拔萃。

她還來不及在她的領域大放異彩，戰爭襲擊了所有人。

永無止盡的轟炸與逃難成為日常生活，一天我躲進了有寶綠色霧面壓克力板的防空洞，火光和日光透過它照射在牆面。

我盯著光影發呆。

後來我都盡可能躲在那個防空洞。

女兒的牌位和同一波傷亡者共同埋葬，兒子替我走完這些行政程序。

兒子問我要不要先到國外避難，我告訴他：「你父親還在打仗。」

他又說先把我安頓好，等戰爭結束再安排父親去找我。

我忍住反駁他「時局混亂豈是你說得算，多少歷史寫在那裡，這件事幾乎不可能做得到」的心情，溫言問他：「那你呢？」

兒子低下頭，好似皮鞋上有無限春光。

感到心中酸楚，我給予他暖活又沉默的擁抱，放任他的男兒淚沾濕我衣襟。

秋風瑟然。

我在異鄉躲避戰火，這裡的生態與祖國截然不同，四季更為鮮明，冬日草木稀疏、春日百花齊放、夏日欣欣向榮、秋日農事繁忙。

由於此國並不臨海，我的職稱從「海洋生態保育講師」變成「寄生蟲學家」。

這中間當然經歷了再次就學、研究與結果發表，放大我過去學習的小環節並且鑽研精深它。

顯微鏡變成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。

第三年秋天，我製作檢體玻片時，不小心把蓋玻片折斷。

連續折斷三個蓋玻片後，我決定早退。

當晚兒子出現在我的住處。

我用力抱住他，歡迎他的到來，接著轉身準備他的消夜。

他帶來戰事趨緩的消息，我開心地聽著他侃侃而談。

如果兒子在望向他姐姐的照片時能夠隱藏自己的悲傷，努力忍住顫抖的話，我可以假裝沒看見那個祖母綠色的精緻盒子。

我們母子心照不宣地度過一週，他總算在星期六告訴我訊息。
 盒子裡是丈夫的死亡證明，還有一個經歷風霜的鑰匙圈，以及我當年為他挑選的婚戒。

「我的長官因此把我調離前線。他說『我們不能讓家庭裡唯一的男丁往槍口上撞，我們失去的已經夠多了』。」

兒子於是在這裡安頓下來，成為常駐此國的大使。

我垂垂老矣。

那天兒子早早出門接待貴客，我百無聊賴地坐在客廳，因為忘記穿拖鞋而感受著冰涼的磁磚地板。

我吃著波羅蜜果乾，盯著穿透祖母綠盒子的光影。光影明明暗暗地照映在矮桌上，像極了寶綠色。

陽光、磁磚、色彩與光影，帶著我的思緒回到幾十年前的夏天和陽台。

一切似乎都合理了。

祖母當然能無視邏輯與合理性，只因為想關孫女就把我囚禁。

我當然可以把美麗的孔雀魚養在家裡，為了喜愛而關囚牠終身。

人們理所應當到海生館、動物園，因為賞玩和教育值得我們消費來關押牠們。

漁民當然有理由選擇電魚，這是他們順應市場需求的最佳利益。

所有的凶殘與冷血都有了因果與邏輯。

掌握權力者，當然可以為所欲為。

只因為其握有無法反抗的能力。

戰爭亦然。

敵國能奪走他們素不相識的老百姓的性命，我國將士會殺戮著敵國的生靈，只因為他們握有武器。

人們彼此廝殺，因為我們的生命被我們的政權掌握。

掌心的刺痛把我從憤怒與恐懼的泥沼中抽離。

回過神，原來抓在手裡的是「咖哩炸豬排蓋飯」鑰匙圈。

我夢見了我的丈夫。

他是年輕的他，我是貌美的我。

我們在沙灘暢談可恨又可愛的寄生蟲，從牠們的感染方式、生命週期、切片型態、致病癥狀到環境益處與另類療法這種感覺道聽塗說的事情；他被我中間穿插的雙關笑話逗樂了，淺淺地笑著，一貫溫文儒雅。

丈夫要我觀察潮間帶上的候鳥群，牠們該有多專注於捕食軟體動物和魚蝦。

在我感到納悶前，他給予我溫柔的擁吻。

「我很慶幸，能和鳥兒的節制與慈悲共結連理。」他說。

天亮了。

兒子還活著。

我任憑窗外的陽光灑在身上，欣賞著百花齊放並感受楊柳風。

如果說我是一隻魚，那我的童年被囚禁在名為陽台的狹窄魚缸裡，少年時侷限於名為城市的湖泊；是我的丈夫，那位溫文儒雅的男士，帶我到大海。

他溫柔地包覆我、陪伴我，我們交換著愛，暖活彼此。

我是魚，而他就是我的大海。

兒子呼喚我出來吃早餐，我告訴他我想學一些貼近人心與人性的東西。

「不錯啊，比如說？」他問。

「我想想……各國風土文化怎麼樣？感覺可以寫一本書。」我說。

出於好奇，兒子問我怎麼會忽然想要寫書。

「因為魚兒要有海洋才活得下去，權力要有慈悲和節制才能長久。」

我淺淺地笑了。